

夜色温柔

□阿辽莎

我家住在这个小城镇的车站旁边,所以我想写点关于这个车站的故事。

刚才朋友过生日,23点40分路过车站回家,在南方冬夜的细雨里,遇到很多夜归的人,不用说我也知道,他们或是一大家子从广东回来,或是青涩的少年吸着烟独自从浙江或是福建开来的长途客车上下来,他们等待着出租车,回家。大概一年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小学时关系很好的同学,他在开出租车,当我问到他生意如何时,他很兴奋地提起每年隆冬时节的“旺季”,这是小城镇出租车盈利比平时多好几倍的诀窍——接驳打工归来的人回家。我那个朋友告诉我,往往打工回来的青年男女都出手阔绰,在晚上客车停运后,乘坐长途大巴到县城的他们急着拼车回家,于是,出租车司机可以拉一趟乡镇就赚到平时三五倍的车资,而归心似箭的他

们已经不会像平日里那样去节省这五十或是一百元。听我那个朋友说,每年过年前那一个月,他可以赚至少一万五,而平时,只是两三千的利润勉强糊口。于是,我就对这些回家的打工族产生了兴趣,只要是路过车站,都会格外留意下他们。

很多时候,我会羡慕那些想法简单有着明确目标并一路执着的人,所以有时候心情极度压抑,会一个人走到街上,用另一个视角去看那些小摊贩,时而会感到莫名的感动,也会为自己感到可耻。我家楼下每天清晨都会有一个卖南瓜饼、红豆饼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喇叭叫卖,每天七点过我都会被吵醒。一开始我很是冒火,但我知道生之艰辛,也就强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几分钟起来洗澡,每天路过他的摊前去上班。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么个看上去完全没有生意的地方摆摊,他只是苦笑着告诉我,他刚开始做小生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

去,在这个地方每天早上可以赚三四十元,而这已足够他们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费,而下午他会去当搬运工,还可以又赚几十元来作为积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的做这么点芝麻绿豆般小生意的人不算少,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太多生存于世间的坚韧。在这个小县城的车站附近,每天都有人用喇叭叫卖各种商品,或是麻辣豆腐脑、或是湖南九三鸭霸王、或是大减价的水果、或是一块钱十个的香甜糯米粩……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想,要是我每天要在重复无数遍的难听的叫卖声下做生意挣一口饭吃,我是受不了的,但生意人哪有闲心想这么多啊。

刚才回家的路上,又一次路过这个车站,遇到一个长途大巴车过站,看样子是十几个打工归来的游子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双儿女,竟忍不住去和他们攀谈几句。我说:“回来了啊,辛苦了。”年轻的父亲愣了一下,出于

礼貌回答:“刚坐了二十几个钟头的车,从衢州回来,现在要赶紧找出租车回去。”我想多问一句他们一年来在外漂泊赚钱的情况,但还是打住了,只是祝他们一路顺风。因为我知道,这些寄居异乡为梦想打拼的人是多纯粹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想辛辛苦苦工作五六年攒上十来万回家盖房子,然后真正有个家有点谋生的门路。

我看到他的妻子在一旁整理从大巴上搬下来的大包小包行李,一双儿女在这寒冬的雨夜里不知疲惫地嬉闹,他们回家了。昏黄的路灯会持续一整个夜晚,照亮黑暗,让夜归的人看到,家更近了,这个冬夜和自己之前成长历程中的每一个冬夜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它一样潮湿寒冷,却在此刻意外地温柔。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好好活下去,为这腊月里温柔夜色。

微观

○○○

一切都会好的

dhandi

很多年前,坐在公园长椅上,正为我的人生选择而沮丧。心想,如果我赢了彩票,赢得了数百万,我不工作,不用为疯狂的城里人打工,我会比以往更开心吗?

一个小女孩向我走来,她告诉我,别难过。我便问她为什么?她说:“一切都会好的。”“你怎么知道?”我问她。她笑着回答说:“妈妈和爸爸总是说一切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妈妈总是忘了她曾说过什么,忘了她告诉过我的,她总需要我提醒她。”就这样,看起来如此简单的,正是如此美妙的。突然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对面的一对经营排档的老夫妇,选择每天微笑着面对他们的每一个客户。

永远不要醒

冬天快乐

好像回到小时候,矛盾又忐忑地期待一夜。早上睁眼就是白茫茫一片,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艰难地爬去学校。到了校门口,老师对爸爸说:“某某爸爸,今天天气太差学校停课一天哦。”爸爸又呼呼地送我回家。等到大人去上班了,楼里的小伙伴从四面八方跑下楼,堆雪人,打雪仗。这样的梦,希望永远不要醒。

相爱相杀

minmin

两个从基因到表相都很像的人,总是有太多不得已的争执。所谓相爱相杀,大概就是这样。于是,做了三十二年的母女,第一次单独和母亲大人出行。所有这个年纪的人有的“坏习惯”她都有,比如对自己无止境的节省和对他人无限制的大方。但,想想她从小到大为我操的心,一切都算不上什么。

原力觉醒

知鱼八音

去看了《功夫熊猫3》点映,这种天能看到久违的阿宝和无限溺爱的鹅爸爸,还有师父和五徒弟,真是太开心了!大笑的热力好像真的驱散了寒意。熊猫谷中,小熊猫弟弟很惊讶地问阿宝,你怎么一次才吃一个包子,简直笑喷。一切别人眼中的怪异也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有趣之外,找寻真正的自己,发挥自己潜能的力量,似乎永远是讨论不完的话题。而这一部中的功夫讨论了“气”,又与《星球大战》的原力和《万万没想到》中每个人的一点力量不谋而合。2016,原力觉醒!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归途

□胡影

零下一度,回程的路边和来时截然不同,来时阳光热烈,觉得是寒冬正午该有的热度,回程时的萧瑟又是寒冬的颜色,这样一说,又都是一样的。路边是成片的云杉和低矮的农家小房,这么朴素的颜色,算浪漫也看不腻,所以,才会有公路吧,给旅客解乏的景致,一种专注的抒情。

忽的就想起五年前的冬天,在运河边拍了一下光秃秃的树木和没有颜色的船只,冻得要命,但也在户外正月里呆足了半天,留住自己的是念旧之好吧。爷爷倒是鼓励的,轻松就放我出门,没有问及更多,只让我好好拍。五年,记忆极速地消散,可自然界没变过,做人不如做棵植

物,光合作用就可以了。喉咙干干的,鼻头微酸,无故冒出的这些感想,会令人忧伤,还好此刻光线亮了,再看,出了白白的太阳,冬日的正午倒是不迟到。

住家三日,家人几乎未提个人问题,奶奶偶尔借机插嘴,如同标点符号里的省略号,不特意提起,就给忘了,如同生活中太多那些,或近或远,偶尔联系,然后就默默忘却的太多事情。人类真是容易亲近,又容易疏远。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冬天怎么会有绿色的植被,不是树叶都会落光吗,为什么会有绿色,这和“冬天”这个词不协调啊。电台里又在播送西伯利亚寒流,还好我去过漠河,有可以御寒的专业装备,一种洋洋自得的安全感突然来到。

安全地扬长而去。

汽车——这个工业文明的杰出产物,让我们精心隐藏的“野蛮”这条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在城市道路上,尖利的汽车喇叭代替了人们在所有社交环境里运用自如的优美语言、和善表情和动人体态,遇到行人,叭叭叭;遇到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叭叭叭;遇到行驶稍缓的其他车辆,叭叭叭……

而野蛮在人与人之间又是十分容易传染的。当我还是一个新手司机的时候,脑子里深深地刻写着驾校里学到的交通规则、文明礼让,但是当我无数次遭遇堵车时的加塞儿,当我无数次发现加塞儿的车辆不付出任何代价便可以快速通过红绿灯前长长的车队以后,我开始尝试模仿。而当我第一次模仿成功并尝到蛮横无礼的好处后,野蛮便在内心不断滋长,于是我也学会了“叭叭叭”,学会了利用“我知道你就是不敢撞我”的心理优势强行变道……一切粗暴无礼之后,只需要踩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野外写生》[奥地利]R·M·魏尔玛

青石街

10号

NEW SUPPLEMENT

戒烟

□李波

过去的一年乏善可陈,唯有戒烟成功还值得一说。

稀里糊涂就学会了抽烟。为抽烟那点儿事,老婆跟我没少闹别扭。何尝不知“支支人民币,口口尼古丁”?无奈意志薄弱,戒了没几天又“死灰复燃”。心想,有人一天三包活得挺好,有人从不抽烟却患了绝症,怎么解释?为抽烟找各种理由、各种心理安慰。

老婆反对可以“忽略不计”,可孩子反对就另当别论。其实烟瘾并不大,一天四五支而已,一碰上烦心事便会习惯性地叨上一支。辅导孩子作业,有时一看眉头就大,一头

大就要抽烟,PM2.5刺激孩子打磨般咳嗽,“能不能不抽?”孩子一声吼,惊醒“梦中人”:抽烟不仅害己,还害下一代,何苦来着?

悄悄戒三日,感觉并无大碍,遂正式宣布:“本同志戒烟啦!”家人不信,说我能戒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我把“存货”都搬了出来,3条苏烟,1条硬壳中华,1条软壳中华,摆一大堆。手举打火机:“来回‘虎门销烟’,如何?”老婆赶紧制止,说信了就别烧了,寄楼下烟酒店卖吧。

戒烟近一年,“死灰”从未“复燃”。现在见别人抽烟,有种出自本能的厌恶,甚至有走上去掐灭对方烟头儿的冲动。

开车人

□李媛媛

上周,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约好晚上6点半一起吃饭,我处理完工作匆匆离开单位时已经过了6点20分,我心急火燎地以超过90km/h的速度见缝插针地奔驰在最高限速60km/h但没有测速拍照的城市快速路上。前面红绿灯还只是依稀可见,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两条直行道上排起了长长的车队,无奈,只能刹车减速等待通过。绿灯亮起,车队仍然一动不动,叭叭叭的喇叭声不绝于耳,人人都在咒骂前面那些起步迟缓的司机。这时,一辆在我后方的黑色SUV向右拐出了车队,进入右转车道,迅速超过多车后在停止线前强行切入直行车道,一辆正常通行的红色轿车被迫紧急刹车,整个急刹车来得突然而猛烈,导致后方一辆蓝色轿车与之追尾。整个车队长龙彻底停止下来,两个倒霉的司机无奈下车查看损坏情况,然后打电话,而那辆黑色的SUV却赶在红灯亮起前